北史/卷02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十 ◄

北史
卷二十一 列傳第九

► 卷二十二

燕鳳　許謙　崔宏子:浩　張衮弟:恂　鄧彥海

燕鳳

燕鳳，字子章，代人也。少好學，博綜經史，明習陰陽讖緯。昭成素聞其名，使以禮致之，鳳不應聘。及軍圍代，謂城人曰：「鳳不來者，將屠之。」代人懼，遂送鳳。昭成待以賓禮。後拜代王左長史，參決國事。又以經授獻明帝。

嘗使苻堅，堅問鳳曰：「代王何如人？」對曰：「寬和仁愛，經略高遠，一時雄主也。常有併吞天下之志。」堅曰：「卿輩北人，無剛甲利兵，敵弱則進，敵強則退，安能並兼邪？」鳳曰：「北人壯悍，上馬持三仗，驅馳若飛。主上雄雋，率服北土，控弦百萬，號令若一。軍無輜重樵爨之苦，輕行速捷，因敵取資。此南方所以疲弊，北方所以常勝也。」堅曰：「彼國人馬多少？」鳳曰：「控弦之士數十萬，見馬一百萬匹。」堅曰：「卿言人眾則可，說馬太多。」鳳曰：「雲中川自東山至西河二百里，北山至南山百餘里，每歲孟秋，馬常大集，略爲滿川。以此推之，使人言猶未盡。」鳳還，堅厚加贈遺。

及昭成崩，道武將遷長安。鳳以道武幼弱，固請於苻堅曰：「代主初崩，臣子亡叛，遺孫沖幼，莫相輔立。其別部大人劉庫仁勇而有智，鐵弗衛辰狡猾多端，皆不可獨任。宜分部爲二，令人統之。兩人素有深仇，其勢莫能先發，此禦邊之上策。待其孫長，乃存而立之，是陛下大惠于亡國也。」堅從之。鳳尋東還。及道武即位，曆吏部郎、給事黃

門侍郎、行台尚書，甚見器重。明元世，與崔宏、封懿、梁越等入講經傳，出議朝政。太武初，以舊勳賜爵平舒侯。卒，子才襲。

許謙

許謙，字元遜，代人也。少有文才，善天文圖讖學。建國時，將家歸附，昭成擢爲代王郎中令，兼掌文記。與燕鳳俱授獻明帝經。昭成崩後，謙徙長安。苻堅從弟行唐公洛鎮和龍，請謙之鎮。未幾，以繼母老，辭歸。登國初，遂歸道武，以爲右司馬，與張兗等參贊初基。慕容寶之來寇也，道武使謙告難於姚興。興遣將楊佛嵩來援。佛嵩稽緩，道武命謙爲書遺之，佛嵩乃倍道兼行。道武大悅，賜謙爵關內侯。寶敗，佛嵩乃還。及慕容垂死，謙上書勸進。并州平，以謙爲陽曲護軍，賜爵平舒侯。卒，贈幽州刺史、高陽公，謚曰文。

子洛陽襲爵。明元追錄謙功，以洛陽爲雁門太守。洛陽家田三生嘉禾，皆異畝同穎。太武善之，進爵北地公。卒，謚曰恭。

崔宏

崔宏，字玄伯，清河東武城人，魏司空林之六世孫也。祖悅，仕石季龍，位司徒右長史。父潛，仕慕容暐，爲黃門侍郎。並以才學稱。

宏少有雋才，號曰冀州神童。苻融之牧冀州，虛心禮敬。拜陽平公侍郎、領冀州從事。出總庶事，入爲賓友，眾務修理，處斷無滯。苻堅聞之，徵爲太子舍人。辭以母疾，不就。左遷著作佐郎。太原郝軒名知人，稱宏有王佐之材，近代所未有也。堅亡，避難齊魯間，爲丁零翟釗及晉叛將張願所留。郝軒歎曰：「斯人也，遇斯時，不因扶搖之勢，而與鴳雀飛沈，豈不惜哉！」

仕慕容垂，爲吏部郎、尚書左丞、高陽內史，所曆著稱。立身雅正，雖在兵亂，獨厲志篤學，不以資產爲意，妻子不免饑寒。

道武征慕容寶，次中山。棄郡走海濱。帝素聞其名，遣求。及至，以爲黃門侍郎，與張兗對總機要，草創制度。時晉使來聘，帝將報之，詔有司議國號。宏議曰：「三皇、五帝之立號也，或因所生之土，或以封國之名。故虞、夏、商、周始皆諸侯，及聖德既隆，

萬國宗戴，稱號隨本，不復更立。唯商人屢徙，改號曰殷。然猶兼行，不廢始基之號。故《詩》云'殷商之旅'，此其義也。國家雖統北方廣漠之土，逮于陛下，應運龍飛。雖曰舊邦，受命惟新。以是登國之初改代曰魏。慕容永亦奉進魏土。夫魏者大名州之上國，斯乃革命之征驗，利見之玄符也。臣愚以爲宜號爲魏。」道武從之，於是稱魏。

及帝幸鄴，曆問故事。宏應對若流，帝善之。還次恆嶺，帝親登山頂，撫慰新人，適遇宏扶老母登嶺，賜以牛米。因詔諸徙人不能自進者，給以車牛。遷吏部尚書。時命有司制官爵，撰朝儀，協音樂，定律令，申科禁，宏總而裁之，以爲永式。及置八部大夫，以擬八坐。宏通署三十六曹，如令、僕統事。深被信任，勢傾朝廷。約儉自居，不營產業，家徒四壁；出無車乘，朝晡步上。母年七十，供養無重膳。帝聞，益重之，厚加饋賜。時人亦或譏其過約，而宏居之愈甚。常引問古今舊事，王者制度，宏陳古人製作之體，及往代廢興之由，甚合上意。未嘗謇諤忤旨，亦不諂諛苟容。及道武季年，大臣多犯威怒，宏獨無譴者，由於此也。

帝曾引宏講論《漢書》，至婁敬說漢祖，欲以魯元公主妻匈奴，善之，嗟歎者良久。是以諸公主皆嫁于賓附之國，朝臣子弟、良族美彥不得尚焉。尚書職罷，賜宏爵白馬侯，加周兵將軍。與舊功臣庾岳、奚斤等同班，而信寵過之。

道武崩，明元未即位，清河王紹因人心不安，大出財帛，班賜朝士。宏獨不受紹財，長孫嵩以下咸愧焉。詔遣使者循行郡國，糾察守宰不如法者，令宏與宜都公穆觀等案之，帝稱其平當。又詔宏與長孫嵩等朝堂決刑獄。

明元以郡國豪右大人蠹害，乃優詔征之。人多戀本，而長吏逼遣之。於是輕薄少年，因相扇動，所在聚結。西河、建興盜賊並起，守宰討之不能禁。帝乃引宏及北新侯安同、壽光侯叔孫建、武元城侯元屈等問焉。宏欲大赦以紓之。屈曰：「不如先誅首惡，赦其黨類。」宏曰：「王者臨天下，以安人爲本，何顧小曲直也。夫赦雖非正道，而可以權行。若赦而不改，誅之不晚。」明元從之。

神瑞初，詔宏與南平公嵩等坐止車門右，聽理機事。并州胡數萬南掠河內，遣將軍公孫表等討之，敗績。帝問計於群臣。宏曰：「表等諸軍，不爲不足，但失於處分，故使小盜假息耳。胡眾雖多，而無猛健主將，所謂千奴共一漯詹也。宜得大將素爲胡所服信者，將數百騎，就攝表軍以討之。賊聞，必望風震怖。壽光侯建，前在并州，諸將莫及。」帝從之，遂平胡寇。尋拜天部大人，進爵爲公。泰常三年夏，宏病篤，帝遣侍中穆觀就

受遺言，侍臣問疾，一夜數返。卒，追贈司空，諡文貞公。喪禮一依安城王叔孫俊故事。詔群臣及附國渠帥皆會葬，自親王以外，盡命拜送。子浩襲。太和中，孝文追錄先朝功臣，以宏配饗廟廷。

宏子 浩

浩字伯深，少好學。博覽經史，玄象陰陽百家之言，無不該覽。研精義理，時人莫及。弱冠爲通直郎，稍遷著作郎。道武以其工書，常置左右。道武季年，威嚴頗峻，宮省左右，多以微過得罪，莫不逃避，隱匿目下之變。浩獨恭勤不怠，或終日不歸。帝知之，輒命賜以禦粥。其砥直任時，不爲窮通改節若此。明元初，拜博士祭酒，賜爵武城子。常授帝經書，每至郊祀，父子並乘軒軺，時人榮之。明元好陰陽術數，聞浩說《易》及《洪範》五行，善之。因命筮吉凶，參觀天文，考定疑惑。浩總核天人之際，舉其綱紀者，數家多有應驗。恆與軍國大謀，甚爲寵密。時有兔在後宮，檢無從得入，帝令浩推之。浩以爲當有鄰國貢嬪嬙者。明年，姚興果獻女。

神瑞二年，秋穀不登，太史令王亮、蘇坦因華陰公主等言：「讖書云：國家當都鄴，大樂五十年。」勸帝遷都於鄴，可救今年之饑。帝以問浩。浩曰：「非長久策也。東州之人，常謂國家居廣漠之地，人畜無算，號稱牛毛之眾。今留守舊都，分家南徙，恐不滿諸州之地。參居郡縣，處榛林之下，不便水土，疾疫死傷，情見事露，則百姓意阻。四方聞之，有輕侮之意，屈丐及蠕蠕必提挈而來。雲中、平城則有危殆之事，阻隔恆、代，千里之際，須欲救援，赴之甚難。如此，則聲實俱損矣。今居北方，假令山東有變，輕騎南出，燿威桑梓之中，誰知多少？百姓見之，望塵震伏。此是國家威制諸夏之長策也。至春草生，乳酪將出，兼有菜果，足接來秋。若得中熟，事則濟矣。」帝深然之。復使中貴人問浩曰：「今既無以至來秋，或復不熟，將如之何？」浩曰：「可簡窮下之戶，諸州就穀。若秋無年，願更圖也。但不可遷都。」帝於是分人詣山東三州就食，出倉穀以稟之。來年遂大熟，賜浩妾各一人，及御衣綿絹等。初，姚興死之前歲，太史奏熒惑在匏瓜星中，一夜忽然亡失，不知所在。或謂下入危亡之國，將爲童謠妖言，而後行其災禍。帝乃召諸碩儒，與史官求其所詣。浩對曰：「案《春秋左氏傳》說神降於萃，其至之日，各其物也。請以日辰推之。庚午之夕，辛未之朝，天有陰雲，熒惑之亡，當在此二日之內。庚與午，皆主于秦，辛爲西夷。今姚興據咸陽，是熒惑入秦矣。」諸人皆作色曰：「天上失星，人安能知其所詣，而妄說無征之言！」浩笑而不應。後八十餘日，熒惑果出東井，留守盤旋。秦中大旱赤地，昆明池水竭。童謠訛言，國中喧擾。明年，姚興死，二子交兵，三年國滅。於是諸人乃服。

泰常元年，晉將劉裕伐姚泓，欲泝河西上，求假道。詔群臣議之。外朝公卿咸曰：「函谷天險，裕何能西入？揚言伐姚，意或難測。宜先發軍斷河上流，勿令西過。」內朝咸同外計，帝將從之。浩曰：「此非上策也。司馬休之徒擾其荊州，劉裕切齒久矣。今興死子幼，乘其危亡而伐之，臣觀其意，必自入關。勁躁之人，不顧後患。今若塞其西路，裕必上岸北侵。如此則姚無事而我受敵矣。蠕蠕內寇，人食又乏，發軍赴南，則北冠進擊；若其救北，則南州復危，未若假之水道，縱裕西入。然後興兵塞其東歸之路。所謂卞莊刺彪，兩得之勢也。使裕勝也，必德我假道之惠；令姚氏勝也，亦不失救鄰之名。縱裕得關中，懸遠難守。彼不能守，終爲我物。今不勞兵馬，坐觀成敗，鬥兩彪而收長久之利，上策也。夫爲國之計，擇利爲之，豈顧婚姻，酬一女子之惠也？假國家棄恆山以南，裕必不能發吳越之兵爭守河北也。」議者猶曰：「裕西入函谷，則進退路窮，腹背受敵。北上岸，則姚軍必不出關助我。揚聲西行，意在北進，其勢然也。」帝遂從群議，遣長孫嵩拒之。戰于畔城，爲晉將硃超石所敗。帝恨不用浩言。

二年，晉齊郡太守王懿來降。陳計，稱劉裕在洛，勸以軍絕其後路，則裕軍不戰而可克。書奏，帝善之。會浩在前，進講書傳。帝問浩曰：「裕西伐已至潼關，卿觀事得濟否？」浩曰：「姚興好養虛名而無實用，子泓又病，眾叛親離。乘其危亡，兵精將勇，克之必矣。」帝曰：「裕武能何如慕容垂？」浩曰：「垂承父祖之資，生便尊貴。同類歸之，若夜蛾之赴火；少加倚仗，便足立功。劉裕挺出寒微，不因一卒之用，奮臂大呼，而夷滅桓玄。北禽慕容超，南摧盧循。裕若平姚而篡其主。秦地戎夷混並，裕亦不能守之。秦地亦終當爲國家所有。」帝曰：「裕已入關，不能進，不能退，我遣精騎南襲彭城、壽春，裕亦何能自立？」浩曰：「今西北二寇未殄，陛下不可親禦六師。長孫嵩有經國之用，無進取之能，非劉裕敵也。臣謂待之不晚。」帝笑曰：「卿量之已審矣。」浩曰：「臣常私論近世人物，不敢不上聞。若王猛之經國，苻堅之管仲也；慕容恪之輔少主，慕容暐之霍光也；劉裕之平逆亂，司馬德宗之曹操也。」帝曰：「卿謂先帝如何？」浩曰：「太祖用漠北淳樸之人，南入漢地，變風易俗，化洽四海。自與羲、農、舜、禹齊烈，臣豈能仰名。」帝曰：「屈丐何如？」浩曰：「屈丐家國夷滅，一身孤寄，爲姚氏封植。不思樹党強鄰，報復仇恥，乃結蠕蠕，背德于姚。擲豎小人，無大經略，正可殘暴，終爲人殘滅耳。」帝大悅，說至中夜。賜浩縹醪酒十斛，水精戎鹽一兩，曰：「朕味卿言，若此鹽酒，故與卿同其味也。」

三年，彗星出天津，入太微，經北斗，絡紫微，犯天棓。八十餘日，至天漢而滅。帝復召諸儒、術士問之，曰：「災咎將在何國？朕甚畏之。」浩曰：「災異由人而起，人無

ＩＯ，妖不自作。《漢書》載王莽篡位之前，彗星出入，正與今同。國家主尊臣卑，人無異望。是爲僭晉將滅，劉裕篡之之應也。」諸人莫能易浩言，帝深然之。五年，宋果代晉，南鎮上宋改元赦書。時帝幸東南舄氵齒池，射鳥，聞之，驛馳召浩，告曰：「往年卿言彗星之占驗矣。朕今日始信天道。」初，浩父疾篤。乃翦爪截發，夜在庭中仰禱鬥極，爲父請命，求以身代。叩頭流血，歲餘不息，家人罕有知者。及父終，居喪盡禮，時人稱之。襲爵白馬公。

自朝廷禮儀，優文策詔，軍國書記，盡關於浩。浩能爲雅說，不長屬文，而留心於制度科律及經術之言。作《家祭法》，次序五宗，蒸嘗之禮，豐儉之節，義理可觀。性不好莊老之書，每讀不過數十行，輒棄之，曰：「此矯誣之說，不近人情，必非老子所作。老聃習禮，仲尼所師，豈設敗法之言以亂先王之教。袁生所謂家人筐篋中物，不可揚于王庭。」

帝恆有微疾，而災異屢見，乃使中貴人密問浩曰：「今茲日蝕於胃、昴，盡光趙、代之分野。朕疾疹彌年，恐一旦奄忽，諸子並少，其爲我設圖後計。」浩曰：「陛下春秋富盛，聖業方融，德以除災，幸就平愈。昔宋景見災修德，熒惑退舍。願陛下遺諸憂慮，恬神保和，無以暗昧之說，致損聖思。必不得已，請陳瞽言。自聖化龍興，不崇儲貳，是以永興之始，社稷幾危。今宜早建東宮，選公卿忠賢陛下素所委仗者，使爲師傅；左右信臣簡在帝心者，以充賓友。入總萬機，出統戎政，監國撫軍，六柄在手。若此，則陛下可以優遊無爲，頤神養壽。此乃萬代之令典，塞禍之大備也。今長皇子諱，年漸一紀，明睿溫和，眾情所系，時登儲副，則天下幸甚。立子以長，禮之大經，若須並大，成人而擇，倒錯天倫，則生履霜堅冰之禍。自古以來，載籍所記，興衰存亡，鮮不由此。」帝納之，於是使浩奉策告宗廟，令太武爲國副主，居正殿臨朝。司徒長孫嵩、高陽公奚斤、北新公安同爲左輔，坐東廂，西面。浩與太尉穆觀、散騎常侍丘堆爲右弼，坐西廂，東面。百寮總己以聽焉。明元居西宮，時隱而窺之，聽其決斷。大悅，謂左右侍臣曰：「長孫嵩宿德舊臣，曆事四世，功存社稷；奚斤辯捷智謀，名聞遐邇；安同曉解俗情，明於校練；穆觀達政事要，識吾旨趣；崔浩博聞強識，精於天人之會；丘堆雖無大用，然在公專謹。以六人輔吾子，足以經國。吾與汝曹遊行四境，伐叛柔服，可以得志於天下矣。」群臣時奏事所疑。帝曰：「此非我所知，當決之于汝曹國主也。」

會聞宋武帝殂，帝欲取洛陽、武牢、滑台。浩曰：「陛下不以劉裕欻起，納其使貢，裕亦敬事陛下。不幸今死，乘喪伐之，雖得之，不令。《春秋》晉士丐侵齊，聞齊侯卒，乃還。君子大其不伐喪，以爲恩足以感孝子，義足以動諸侯。今國家未能一舉而定江南，

宜遣人弔祭，恤其凶災，布義風於天下，令德之事也。且裕新死，黨與未離，不如緩之，待其惡稔。如其強臣爭權，變難必起，然後命將揚威，可不勞士卒而收淮北之地。」帝銳意南伐，語浩曰：「劉裕因姚興死而滅其國。裕死，我伐之，何爲不可！」浩固執曰：「興死，二子交爭，裕乃伐之。」帝大怒，不從。

遂遣奚斤等南伐，議于監國之前曰：「先攻城，先略地？」斤請先攻城。浩曰：「南人長於固守，苻氏攻襄陽，經年不拔。今以大國之力，攻其小城，若不時克，挫損軍勢，危道也。不如分軍略地，至淮爲限，列置守宰，收斂租穀。滑台、武牢反在軍北，絕望南救，必沿河東走。若或不然，即是囿中之物。」公孫表請先圖其城。斤等濟河，先攻滑台，經時不拔，表請濟師。帝怒，乃親南巡，拜浩爲相州刺史，隨軍謀主。及車駕還，浩從幸西河、太原，下臨河流，傍覽川城，慨然有感。遂與同寮論五等郡縣之是非，考秦皇、漢武之違失。時伏其言。

天師寇謙之每與浩言，聞其論古興亡之跡，常自夜達旦，竦意斂容，深美之，曰：「斯人言也惠，皆可底行，亦當今之皋陶也。但人貴遠賤近，不能深察之耳。」因謂浩曰：「吾當兼攸儒教，輔助太平真君，而學不稽古。爲吾撰列王者政典，並論其大要。」浩乃著書二十餘篇，上推太初，下盡秦、漢變弊之跡，大旨先以復五等爲本。太武，左右忌浩正直，共排毀之。帝雖知其能，不免群議，故浩以公歸第。及有疑議，召問焉。浩纖妍白皙如美婦人。性敏達，長於謀計，自比張良，謂己稽古過之。既歸第，因欲修服食養性術，而寇謙之有《神中錄圖新經》，浩因師事之。

始光中，進爵東郡公，拜太常卿。時議伐赫連昌，群臣皆以爲難，唯浩曰：「往年以來，熒惑再守羽林，越鉤陳，其占秦亡。又今年五星並出東方，利以西伐。天應人和，時會並集，不可不進。」帝乃使奚斤等擊蒲阪，而親率輕騎掠其都城，大獲而還。後復討昌，次其城下，收眾偽退。昌鼓噪而前，舒陣爲兩翼。會有風雨從東南來，揚沙昏冥，宦者趙倪進曰：「今風雨從賊後來，我向彼背，天不助人。又將士饑渴，願陛下攝騎避之，更待後日。」浩叱之曰：「是何言歟！千里制勝，一日之中，豈得變易？賊前行不止，後已離絕，宜分軍隱山，掩擊不意。風道在人，豈有常也？」帝曰：「善。」分騎奮擊，昌軍大潰。

神拘二年，議擊蠕蠕，朝臣內外盡不欲行，保太后亦固止帝，帝皆不聽。唯浩贊成之。尚書令劉潔、左僕射安原等乃使黃門侍郎仇齊推赫連昌太史張深、徐辯說帝曰：「今年己巳，三陰之歲，歲星襲月，太白在西方，不可舉兵。北伐必敗，雖克不利於上。」又

群臣共贊深等云：「深少時常諫苻堅不可南征，堅不從而敗。今天時人事都不和協，如何舉動？」帝意不快，乃召浩與深等辯之。

浩難深曰：「陽者德也，陰者刑也，故月蝕修刑。夫王者之用刑，大則陳之原野，小則肆之市朝。戰伐者，用刑之大者也。以此言之，三陰用兵，蓋得其類，修刑之義也。歲星襲月，年饑人流，應在他國，遠期十二年。太白行蒼龍宿，于天文爲東，不妨北伐。深等俗生，志意淺近，牽於術數，不達大體，難與遠圖。臣觀天文，比年以來，月行掩昴，至今猶然。其占，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。蠕蠕、高車，旄頭之眾也。夫聖明禦時，能行非常之事。古人語曰：'非常之原，黎人懼焉；及其成功，天下晏然。'願陛下勿疑。」深等慚曰：「蠕蠕荒外無用之物，得其地不可耕而食，得其人不可臣而使。輕疾無常，難得而制，有何汲汲而勞苦士馬。」

浩曰：「深言天時，是其所職；若論形勢，非彼所知。斯乃漢世舊說常談，施之於今，不合事宜。何以言之？夫蠕蠕者，舊是國家北邊叛隸，今誅其元惡，收其善人，令復舊位，非無用也。漠北高涼，不生蚊蚋，水草美善，夏則北遷，田牧其地，非不可耕而食也。蠕蠕子弟來降，貴者尚公主，賤者將軍、大夫，居列滿朝。又高車號爲名騎，非不可臣而畜也。夫以南人追之，則患其輕疾；于國兵則不然。何者？彼能遠走，我亦能遠逐，非難制也。往數入塞，國人震驚。今夏不乘虛掩進，破滅其國，至秋復來，不得安臥。自太宗之世，迄於今日，無歲不警，豈不汲汲乎哉？世人皆謂深、辯通解數術，明決成敗，臣請試之。問其西國未滅之前，有何亡征？知而不言，是其不忠；若實不知，是其無術。」

時赫連昌在坐，深等自以無先言，慚不能對。帝大悅，謂公卿曰：「吾意決矣。亡國之臣不可與謀，信哉！」而保太后猶疑之。復令群臣至保太后前評議，帝命浩善曉之令寤。

既罷朝，或有尤浩曰：「吳賊侵南，舍之北伐，師行千里，其誰不知？蠕蠕遠遁，前無所獲，後有南侵之患，此危道也。」浩曰：「今年不摧蠕蠕，則無以禦南賊。自國家並西國以來，南人恐懼，揚聲動眾，以衛淮北。彼北我南，彼征我息，其勢然矣。北破蠕蠕，往還之間，故不見其至也。何以言之？劉裕得關中，留其愛子，精兵數萬，良將勁卒，猶不能固守，舉軍盡沒，號哭之聲至今未已。如何正當國家休明之世，士馬強盛之時，而欲以駒犢齒虎口也？設國家與之河南，彼必不能守之。自量不能守，是以必不來。若或有眾，備邊之軍耳。夫見瓶水凍，知天下之寒；嘗肉一臠，識鑊中之味。物有其類，可推而得。且蠕蠕恃遠，謂國家力不能至，自寬來久。故夏則散眾放畜，秋肥乃聚，背

寒向溫，南來寇抄。今掩其不備，大軍卒至，必驚駭，望塵奔走。牡馬護牧，牝馬戀駒；驅馳難制，不得水草；未過數日，朋聚而困弊，可一舉而滅。暫勞永逸，時不可失也。唯患上無此意。今聖慮已決，如何止之？」遂行。天師謂浩曰：「是行可果乎？」浩曰：「必克。但恐諸將瑣瑣，前後顧慮，不能乘勝深入，使不全舉耳。」

及軍到，入其境，蠕蠕先不設備。於是分軍搜討，東西五千里，南北三千里，所虜及獲畜產車廬數百萬。高車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落。虜遂散亂。帝沿弱水，西至涿邪山，諸大將果慮深入有伏兵，勸帝止。天師以浩曩日言，固勸帝窮討，帝不聽。後有降人言：「蠕蠕大檀先被疾，不知所爲，乃焚穹廬，科車自載，將百人入山南走。人畜窘聚，方六十里，無人領統。相去百八十里，追軍不至，乃徐西遁，唯此得免。」聞涼州賈胡言：「若復前行二日，則盡滅之矣。」帝深恨之。

大軍既還，南軍竟不能動，如浩所料。

浩明識天文，好觀星變。常置金銀銅鋌於酢器中，令青，夜有所見，即以鋌畫紙作字，以記其異。太武每幸浩第，多問以異事。或倉卒不及束帶，奉進蔬食，不暇精美，帝爲舉匕箸，或立嘗而還。其見寵愛如此。於是引浩出入臥內。加侍中、特進、撫軍大將軍、左光祿大夫，以賞謀謨之功。帝從容謂浩曰：「卿才智深博，事朕祖考，忠著三世，朕故延卿自近。其思盡規諫，勿有隱懷。朕雖當時遷怒，若或不用，久可不深思卿言也？」因令歌工曆頌群臣，事在《長孫道生傳》。又召新降高車渠帥數百人，賜酒食於前。指浩以示之曰：「汝曹視此人纖尪懦弱，手不能彎弓持矛，其胸中所懷，乃逾於兵甲。朕始時雖有征討之志，而慮不自決，前後克捷，皆此人導吾令到此矣。」乃敕諸尚書曰：「凡軍國大計，卿等所不能決，皆先咨浩然後行。」

俄而南簷諸將表宋師欲犯河南，請兵三萬，先其未發逆擊之。因誅河北流人在界上者，絕其鄉導，足以挫其銳氣，使不敢深入。詔公卿議之，咸言宜許。浩曰：「此不可從也。往年國家大破蠕蠕，馬力有餘。南賊喪精，常恐輕兵奄至，故揚聲動眾，以備不虞，非敢先發。又南土下濕，夏月蒸暑，非行師之時。且彼先嚴有備，必堅城固守。屯軍攻之，則糧食不給；分兵肆討，則無以應敵。未見其利。就使能來，待其勞倦，秋涼馬肥，因敵取食，徐往擊之，萬全之計。在朝群臣及西北守將，從陛下征討，西滅赫連，北破蠕蠕，多獲美女珍寶，馬畜成群；南鎮諸將，聞而生羨，亦欲南抄，以取資財。是以妄張賊勢，披毛求瑕，冀得肆心。既不獲聽，故數稱賊動以恐朝廷。背公存私，爲國生事，非忠也。」帝從浩議。

南鎮諸將表賊至，而自陳兵少，求簡幽州以南戍兵佐寧。就漳水造船，嚴以爲備。公卿議者僉然，欲遣騎五千，並假署司馬楚之、魯軌、韓延之等，令誘引邊人。浩曰：「非上策也。彼聞幽州已南，精兵悉發，大造舟船，輕騎在後，欲存立司馬，誅除宋族，必舉國駭擾，懼於滅亡，當悉發精銳，來備北境。後審知官軍有聲無實，恃其先聚，必喜而前行，徑來至河，肆其侵暴。則我守將，無以禦之。若彼有見機之人，善設權譎，乘間深入，虞我國虛，生變不難。非制敵之良計。今公卿欲以威力攘賊，乃所以招令速至也。夫張虛聲而召實害，此之謂矣。不可不思，後悔無及。我使在彼，期四月前還，可待使至，審而後發，猶未晚也。楚之人徒，是彼所忌，將奪其國，彼安得端坐視之？故楚之往則彼來，楚之止則彼息，其勢然也。且楚之等瑣才，能招合輕薄無賴，而不能成就大功。爲國生事，使兵連禍結，必此之群矣。臣嘗聞魯軌說姚興，求入荊州。至則散敗，乃不免蠻賊掠賣爲奴，使禍及姚泓，已然之效。」

浩又陳天時不利於彼，曰：「今茲害氣在揚州，不宜先舉兵，一也。午歲自刑，先發者傷，二也。日蝕滅光，晝昏星見，飛鳥墮落，宿當斗、牛，憂在危亡，三也。熒惑伏匿於翼、軫，戒亂及喪，四也。太白未出，進兵者敗，五也。夫興國之君，先修人事，次盡地利，後觀天時，故萬舉而萬全，國安而身盛。今宋新國，是人事未周也；災變屢見，是天時不協也；舟行水涸，是地利不盡也。三事無一成，自守猶或不安，何得先發而攻人哉？彼必聽我虛聲而嚴，我亦承彼嚴而動，兩推其咎，皆自以爲應敵。兵法當分災，迎受害氣，未可舉動也。」帝不能違眾，乃從公卿議。浩復固爭，不從。遂遣陽平王杜超鎮鄴，琅邪王司馬楚之等屯潁川。於是寇來遂疾，到彥之自清水入河，

泝流西行，分兵列守南岸，西至潼關。

帝聞赫連定與宋縣分河北，乃先討赫連。群臣皆曰：「義隆軍猶在河中，舍之西行，前寇未可必克；而義隆乘虛，則東州敗矣。」帝疑焉，問計於浩。浩曰：「義隆與赫連定同惡相連，招結馮跋，牽引蠕蠕，規肆逆心，虛相唱和。義隆望定進，定待義隆前，皆莫敢先入。以臣觀之，有似連雞，不得俱飛，無能爲害也。臣始謂義隆軍屯住河中，兩道北上，東道向冀州，西道沖鄴。如此則陛下當自致討，不得徐行。今則不然，東西列兵，徑二千里中，一處不過千，形分勢弱。以此觀之，儜兒情見，正望固河自守，免死爲幸，無北度意也。赫連定殘根易摧，擬之必僕。ＩＮ定之後，東出潼關，席捲而前，威震南極，江淮以北無立草矣。聖策獨發，非愚近所及，願陛下必行無疑。」

平涼既平，其日宴會，帝執浩手以示蒙遜使曰：「所雲崔公，此是也。才略之美，當今無比。朕行止必問，成敗決焉，若合符契。」

後冠軍安頡軍還，獻南俘，因說南賊之言云：「宋敕其諸將，若北國兵動，先其未至，徑前入河。若其不動，住彭城勿進。」如浩所量。帝謂公卿曰：「卿輩前謂我用浩計爲謬，驚怖固諫。常勝之家，自謂逾人遠矣，至於歸終，乃不能及。」遷浩司徒。

時方士祁纖奏立四王，以日東西南北爲名，欲以致禎吉，除災異。詔浩與學士議之。浩曰：「先王建國，以作藩屏，不應假名其福。夫日月運轉，周曆四方，京師所居，在於其內。四王之稱，實奄邦畿，名之則逆，不可承用。」先是，纖奏改代爲萬年，浩曰：「昔太祖道武皇帝應期受命，開拓洪業，諸所制宜，無不循古。以始封代土，後稱爲魏。故代、魏兼用，猶彼殷、商。國家積德，著在圖史，當享萬億，不待假名以爲益也。纖之所聞，皆非正義。」帝從之。

時河西王沮渠牧犍內有貳意，帝將討焉，先問於浩。浩對曰：「牧犍噁心已露，不可不誅。官軍往年北伐，雖不ＩＮ獲，實無所損。于時行者，內外軍馬三十萬匹，計在道死傷，不滿八千。歲常羸死，恆不減萬，乃不少於前。而遠方承虛，便謂大損，不能復振。今出其不圖，大軍卒至，必驚懼騷擾，不知所出，擒之必矣。牧犍幼弱，諸弟驕恣，爭權縱橫，人心離解。加以比年以來，天災地變，都在秦、涼，成滅之國也。」

帝命公卿議之，恆農王奚斤等三十餘人皆表曰：「牧犍西垂下國，雖心不爲純臣，然繼父修職貢，朝廷接以蕃禮。又王姬厘降，罪未甚彰，謂且羈縻而已。令士馬勞止，可宜小息。又其地鹵斥，略無水草，大軍既到，不得久停。彼聞軍來，必完聚城守，攻則難拔，野無所掠。」於是尚書古弼、李順之徒皆曰：「自溫圍河以西至於涼州，地純枯石，了無水草，不見流川。皆言姑臧城南天梯山上，冬有積雪深一丈，至春夏消液，下流成川，引以溉灌。彼聞軍至，決此渠口，水不通流，則致渴乏。去城百里之內，赤地無草，不任久停軍馬。斤等議是也。」帝乃命浩以其前言與斤共相難抑。諸人不復餘言，唯曰彼無水草。浩曰：「《漢書地理志》稱'涼州之畜，爲天下饒'，若無水草，何以畜牧？又漢人爲居，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立郡縣也。又雪之消液，裁不斂塵，何得通渠引漕，溉灌數百萬頃乎？此言大詆誣於人矣。」

李順等復曰：「吾曹目見，何可共辯？」浩曰：「汝曹受人金錢，欲爲之辭，謂我目不見便可欺也！」帝隱聽，聞之乃出，親見斤等。辭旨嚴厲，形於神色。群臣乃不敢復言。

於是遂討涼州，平之。多饒水草，如浩所言。

乃詔浩總理史務，務從實錄。於是監秘書事，以中書侍郎高允、散騎侍郎張偉參著作，續成前紀。至於損益褒貶，折衷潤色，浩所總焉。浩有鑒識，以人倫爲己任。明元、太武之世，征海內賢才，起自仄陋。及所得外國遠方名士，拔而用之，皆浩之由也。至於禮樂憲章，皆歸宗於浩。

及景穆始總百揆，浩復與宜都王穆壽輔政事。又將討蠕蠕，劉潔復致異議。帝愈欲討之，乃召問浩。浩對曰：「往擊蠕蠕，師不多日，潔等各欲回還。後獲尚書，雲軍還之時，去賊三十里，是潔等之計過矣。夫北土多積雪，至冬時，常避寒南徙。若因其時，潛軍而出，必與之遇。既與之遇，則可禽獲。」帝以爲然。乃分軍四道，諸將俱會鹿渾海。期日有定，而潔恨計不用，沮誤諸將，無功而還。

帝西巡至東雍，親臨汾曲，觀叛賊薛永宗壘，進軍圍之。永宗出兵欲戰，帝問浩曰：「今日可擊否？」浩曰：「永宗未知陛下自來，人心安固。北風迅疾，宜急擊之，須臾必破。若待明日，恐見官軍盛大，必夜遁走。」帝從之，永宗潰滅。車駕濟河，前驅告賊在渭北。帝至洛水橋，賊已夜遁。詔問浩曰：「蓋吳在長安北九十里，渭北地空，穀草不備，欲度渭南西行，何如？」浩曰：「蓋吳營去此六十里，賊魁所在。擊蛇之法，當先破頭，頭破則尾豈能動？宜乘勢先擊吳。今軍往，一日便到。吳平之後，回向長安，亦一日而至。一日之乏，未便損傷。愚謂宜從北道。若從南道，則蓋吳徐入北山，卒未可平。」帝不從，乃度渭南。吳聞帝至，盡散入北山，果如浩言。軍無所克，帝悔之。後以浩輔東宮之勤，賜繒絮布各千段。

帝蒐於河西，詔浩詣行所議軍事。浩表曰：「昔漢武患匈奴強盛，故開涼州五郡，通西域，廣農積穀，爲滅賊之資，東西迭擊。故漢未疲而匈奴已弊，後遂入朝。昔平涼州，臣愚以爲北賊未平，征役不息，可不徙其人，案前世故事，計之長者。若徙其人，則土地空虛，雖有鎮戍，適可禦邊而已。至於大舉，軍資必乏。陛下以此事闊遠，竟不施用。如臣愚意，猶如前議，募徙豪強大家，充實涼土。軍舉之日，東西齊勢，此計之得者。」

浩又上《五寅元曆》。表曰：「太宗即位元年，敕臣解《急就章》、《孝經》、《論語》、《詩》、《尚書》、《春秋》、《禮記》、《周易》，三年成訖。復詔臣學天文星曆、《易》式、九宮，無不盡看。三十九年，晝夜無廢。臣稟性弱劣，力不及健婦人，更無餘能，是以專心思書，忘寢與食。至乃夢共鬼爭義，遂得周公、孔子之要術。始知古人

有虛有實，妄語者多，真正者少。自秦始皇燒書之後，經典絕滅。漢高祖以來，世人妄造曆術者十餘家，皆不得天道之正。大誤四千，小誤甚多，不可言盡。臣潛其如此。今遭陛下太平之世，除偽從真，宜改誤曆，以從天道。是以臣前奏造曆，今始成訖，謹以奏。惟恩省察，以臣曆術，宣示中書博士，然後施用。非但時人，天地鬼神知臣得正，可以益國家萬世之名，過於三皇、五帝矣。」浩又以《晉書》諸家並多誤，著《晉後書》，未就，傳世者五十餘卷。

初，道武詔秘書郎鄧彥海著國記十餘卷，編年次事，體例未成，逮於明元，廢不著述。神䴥二年，詔集諸文人摭錄國書。浩及弟覽、高讜、鄧穎、晁繼、范享、黃輔等共參著作，敘成國書三十卷。著作令史太原閔湛、趙郡郤標素諂事浩，乃請立石，銘載國書，以彰直筆。並勒浩所注《五經》。浩贊成之，景穆善焉。遂營於天郊東三里，方百步，用功三百萬乃訖。

浩書國事備而不典，而石銘顯在衢路，北人咸悉忿毒，相與構浩於帝。帝大怒，使有司案浩，取秘書郎及長曆生數百人意狀。浩服受賕。真君十一年六月，誅浩。清河崔氏無遠近，及范陽盧氏、太原郭氏、河東柳氏，皆浩之姻親，盡夷其族。其秘書郎史以下盡死。

浩始弱冠，太原郭逸以女妻之。浩晚成，不曜華采，故時人未知。逸妻王氏，宋鎮北將軍王仲德姊也。每奇浩才能，自以爲得婿。俄而女亡，王氏深以傷恨，復欲以少女繼昏。逸及親屬以爲不可，王氏固執與之。逸不能違，遂重結好。浩非毀佛法，而妻郭氏敬好釋典，時時讀誦。浩怒，取而焚之，捐灰廁中。及浩幽執，被置檻內，送于城南，使衛士數十人溲其上，呼聲嗷嗷，聞于行路。自宰司之被戮辱，未有如浩者，世皆以爲報應之驗。

初，浩害李順，基萌已成，夜夢以火爇順寢室，火作而順死。浩與室家群立觀之。俄而順弟息號哭而出，曰：「此輩吾賊也！」以戈擊之，悉投於河。寤而以告館客馮景仁，曰：「此真不善也。夫以火爇人，暴之極也。且兆始惡者有終殃，積不善者無餘慶。厲階成矣，公其圖之。」浩曰：「吾方思之。」而不能悛，至是而族。

浩既工書，人多托寫《急就章》，從少至老，初不憚勞。所書蓋以百數，必稱「馮代強」，以示不敢犯國。其謹也如此。浩書體勢及其先人，而巧妙不如也。世寶其跡，多裁割綴連，以爲摹楷。

浩母，盧諶孫女也。浩著《食經序》曰：「餘自少及長，耳目聞見，諸母諸姑所修婦功，無不蘊習酒食。朝夕養舅姑，四時供祭祀，雖有功力，不任僮使，常手自親焉。昔遭喪亂，饑饉仍臻，𠯿 稟蔬餬口，不能具其物用，十餘年間，不復備設。先妣慮久廢忘，後生無所知見，而少不習書，乃占授爲九篇。文辭約舉，婉而成章，聰辯強記，皆此類也。親沒之後，遇國龍興之會，平暴除亂，拓定四方。餘備位台鉉，與參大謀。賞獲豐厚，牛羊蓋澤；貲累巨萬，衣則重錦，食則粱肉。遠惟平生，思季路負米之時，不可復得。故序遺文，垂示來世。」

浩弟 簡

浩弟簡，字仲亮，一名覽。好學，少以善書知名。道武初，曆中書侍郎，爵五等侯，參著作事。卒。簡弟恬，字叔玄，小名白。位豫州刺史，爵武陽侯。坐浩伏誅。

宏祖 悅

宏祖悅，與范陽盧諶並以博藝齊名。諶法鐘繇，悅法衛瓘，而俱習索靖之草，皆盡其妙。諶傳子偃，偃傳子邈；悅傳子潛，潛傳子宏。世不替業，故魏初重崔、盧之書。宏自非朝廷文誥，四方書檄，初不妄染，故世無遺文。尤善草隸，爲世摹楷，行押特盡精巧，而不見遺跡。始宏因苻氏亂，欲避地江南，爲張願所獲，本圖不遂。乃作詩以自傷，而不行于時，蓋懼罪也。浩誅，中書侍郎高允受敕收浩家書，始見此詩，允知其意。允孫綽錄于允集。

初，宏父潛爲兄渾等誄手筆本草，延昌初，著作佐郎王遵業買書於市，遇得之。年將二百，寶其書跡，深藏秘之。武定中，遵業子松年將以遺黃門郎崔季舒，人多摹拓之。左光祿大夫姚元標以工書知名于時，見潛書，以爲過於浩也。

宏弟 徽

宏弟徽，字玄猷，少有文才，與勃海高演俱知名。歷位秘書監，賜爵貝丘侯。樂安王范鎮長安，選舊德之士與範俱，以徽爲平西將軍副將，行樂安王傅，進爵濟南公。徽爲政務存大體，不親小事。性好人倫。引接賓客，或談及平生，或講論道義，誨誘後進，終日不止。以疾，征還京師，卒，謚曰元公，士類無不嘆惜。

崔寬

始清河崔寬祖肜，隨晉南陽王保避地隴右，遂仕西涼及沮渠氏。

肜生剖，字伯宗，每慷慨有懷東土。常歎曰：「風雨如晦，雞鳴不已，吾所庶幾！」及太武西巡，剖乃總率同義，使子寬送款。太武嘉之，拜寬岐陽令，賜爵延水男。遣使與寬俱西，撫慰初附。征部詣京師，未至而卒。文成以剖誠著先朝，贈涼州刺史、武陵公，謚曰元。

寬字景仁，還京，封安國子，位弘農太守。初，寬通款見浩，浩與相齒次，厚存接之。及浩誅，以遠來疏族，獨得不坐。遂家于武城，居司空林舊墟，以一子繼浩。與浩弟覽妻封氏相奉如親。寬後襲爵武陵公，陜城鎮將。三崤地險，人多寇劫。而寬性滑稽，誘接豪右，宿盜魁帥，與相交結。傾衿待遇，不逆細微，莫不感其意氣。時官無祿力，唯取給於人，寬善撫納，招致禮遺，大有取受，而與之者無恨。又恆農出漆蠟竹木之饒，路與南通，貿易來往，家產豐富，而百姓樂之。諸鎮之中，號曰能政。及解鎮，人人追戀，詣闕上疏者三百餘人。卒，遺言薄葬，斂以時服。

寬長子 衡

長子衡，字伯玉，少以孝行著稱。學崔浩書，頗亦類焉。天安元年，擢爲內秘書中散。班下詔命及禦所覽書，多其跡也。衡舉李沖、李元愷、程駿等，終爲名器。承明元年，遷內都坐令，善折獄，孝文嘉之。太和二年，襲爵武陵公。衡涉獵書史，頗爲文筆。蠕蠕時犯塞，衡上書陳備禦之方、便國利人之策凡五十餘條。除秦州刺史，徙爵齊郡公。先是，河東年饑，劫盜大起。衡至，修龔遂法，勸課農桑，周年間，寇盜止息。卒，贈冀州刺史，謚惠公。衡五子。

衡長子 敞

長子敞，字公世，襲爵，例降爲侯，爲平原相。敞性狷急，與刺史楊椿迭相表列，敞坐免官。宣武初，爲鉅鹿太守。弟朏之逆，敞爲黃木軍主韓文殊所藏。其家悉見籍沒，唯敞妻李氏以公主之甥，自隨奴婢田宅二百餘口得免。正光中，普釋禁錮，敞復爵郡侯，卒于趙郡太守。

敞弟 鐘

敞弟鐘，字公祿，奉朝請。弟朏之逆，以出後被原。曆司徒右長史、金紫光祿大夫、冀州大中正。敞亡後，鐘貪其財，誣敞息子積等三人非兄胤，辭訴累歲，人士疾之。爾硃世隆爲尚書令，奏除其官，終身勿齒。朏好學，有文才，爲京兆王愉錄事參軍，與愉同逆，伏法。

宏同郡 董謐

宏同郡董謐。謐父京，與同郡崔康時、廣陽霍原等，俱以碩學，播名遼海。謐好學，傳父業。中山平，入朝，拜儀曹郎，撰朝覲、饗宴、郊廟、社稷之儀。

張衮

張衮，字洪龍，上谷沮陽人也。祖翼，父卓，位並太守。衮篤實好學，有文才。道武爲代王，選爲左長史。從追蠕蠕五六百里。諸部帥因兗言糧盡，不宜深入。帝問衮：「殺副馬足三日食乎？」皆言足。帝乃倍道追及於廣漠赤地南床山下，大破之。既而帝問衮曰：「卿曹外人，知我前問三日糧意乎？蠕蠕奔走數日，畜產失飲，至水必留。計其道程，三日足及。輕騎卒至，出其不意，彼必驚散，其勢然矣。」部帥聞之，咸曰：「聖策，非所及也。」衮常參大謀，每告人曰：「主上天資傑邁，必能囊括六合。夫遭風雲之會，不建騰跳之功者，非人豪也。」遂策名委質，竭誠伏事。時劉顯地廣兵強，跨有朔裔，會其兄弟乖離，共相疑阻。衮言于道武曰：「顯志大意高，今因其內釁，宜速乘之。」帝從之，遂破走顯。又從破賀訥。道武登勿居山遊宴，從官請聚石爲峰，以記功德，乃命衮爲文。

慕容寶之來寇也，衮言于道武曰：「寶乘滑台功，因長子捷，頌財竭力，難與爭鋒，宜羸師以侈其心。」帝從之，果破之參合。遷給事黃門侍郎。道武南伐，次中山，衮遺寶書，喻以成敗。寶見書，大懼，遂奔和龍。既克中山，聽入八議，拜幽州刺史，賜爵臨渭侯，百姓安之。

天興初，征還京師。後與崔逞答晉將郗恢書失旨，黜爲尚書令史。衮遇創業之初，始以才謀見任，率心奉上，不顧嫌疑。道武曾問南州人於衮，衮與盧溥州裏，數稱薦之。又

未嘗與崔逞相識，聞風稱美。及中山平，盧溥聚黨爲逆，崔逞答書不允，並乖本言，故忿之。

衮年過七十，闔門守靜，手執經書，刊定乖失。愛好人物，善誘無倦，士類以此高之。永興二年，卒。太武后追錄舊勳，遣大鴻臚即墓策贈太保，諡文康公。

衮子 度

子度，少有學尚，襲爵臨渭侯，卒於中都大官。

度子 白澤

度子白澤，年十一，遭母憂，以孝聞。長而博學。文成初，除殿中曹給事中，甚見寵任。白澤本字鐘葵，獻文賜名白澤，納其女爲嬪。出行雍州刺史。清心少欲，人吏安之。獻文詔諸監臨官取所監羊一口、酒一斛者，罪至大辟；與者以從坐論。糾得尚書以下罪狀者，各隨所糾官輕重而授之。白澤上表，以爲此法若行之不已，恐奸人窺望，勞臣懈節，請依律令舊法。獻文納之。太和初，懷州人伊祁苟初三十餘人謀反，文明皇太后欲盡誅一城人。白澤諫，以爲《周書》父子兄弟罪不相及，不誣十室，而況一州。後從之，乃止。轉散騎常侍、殿中尚書。卒，贈相州刺史、廣平公，諡曰簡。

白澤長子 倫

長子倫，字天念，大司農少卿、燕州大中正。熙平中，蠕蠕主醜奴遣使來朝，抗敵國之禮，不修臣敬。朝議將依漢答匈奴故事，遣使報之。倫表以爲：「虜雖慕德，亦來觀我。懼之以強，儻或歸附；示之以弱，窺覦或起。《春秋》所謂以我卜也。高祖、世宗知其若此，來既莫逆，去又不追。必其委贄玉帛之辰，屈膝簉方之禮，則豐其勞賄，藉以珍物。至於王人遠役，銜命虜庭，優以匹敵之尊，加之想望之寵，恐徒生虜慢，無益聖朝。」不從。孝莊初，卒于大司農卿。

衮弟 恂

衮弟恂。恂字洪讓，隨兄衮歸北，參代王軍事。說道武宜收中土士庶之望，以建大業。帝深加器異。皇始初，拜中書侍郎。帷幄密謀，頗亦參預。賜爵平皋子，出爲廣平太守。

恂招集離散，勸課農桑，流人歸者數千戶。遷常山太守。恂開建學校，優禮儒士，吏人歌詠之。時喪亂之後，罕能克厲者，唯恂當官清白，仁恕臨下，百姓親愛之，政爲當時第一。明元即位，徵拜太中大夫。卒。恂性清儉，死日家無餘財。贈并州刺史、平皋侯，謚曰宣。

恂子 純

子純，字道尚，襲爵。坐事除。

純弟 代

純弟代，字定燕，陳留、北平二郡太守。卒，贈營州刺史，謚惠侯。代所曆著稱，有父遺風。

代子 萇年

代子萇年，爲汝南太守。郡人劉崇之兄弟分析，家貧，唯一牛，爭不能決，訟於郡庭。萇年淒而見之，謂曰：「汝曹當以一牛，故致此競；脫有二牛，必不爭。」乃以己牛一頭賜之。於是境中各相戒約，咸敦敬讓。卒於郡。子琛，字寶貴，少有孝行，位至太子翊軍校尉。卒。

鄧彥海

鄧彥海，安定人也。祖羌，苻堅車騎將軍。父翼，河間相。慕容垂之圍鄴，以爲冀州刺史，爵真定侯。拒對使者曰：「先君忠於秦室，翼豈可先叛乎？忠臣不事二主，未敢聞命。」垂遣喻之曰：「吾與車騎結爲異姓兄弟，卿亦猶吾子弟，安得辭乎？」翼曰：「冀州宜任親賢，翼請他役效命。」垂乃用爲河間太守。後卒于趙郡內史。

彥海性貞素，言行可復，博覽經書，長於《易》筮。道武定中原，擢爲著作郎，再遷尚書吏部郎。彥海明解制度，多識故事，與尚書崔宏參定朝儀、律令、音樂，及軍國文記、詔策多是彥海所爲。賜爵下博子。道武詔彥海撰國記十餘卷，唯次年月，起居行事而已，未有體例。彥海謹於朝事，未嘗忤旨。其從父弟暉時爲尚書郎，凶俠好奇，與定陵侯和跋厚。跋有罪誅，其子弟奔長安。或告暉將送出之，由是道武疑知情，遂賜彥海死。既

而悔之。時人咸潛惜焉。

彥海子 穎

子穎襲爵，稍遷中書侍郎。太武詔太常卿崔浩集諸文學撰述國書，穎與浩弟覽等俱參著作事。太武幸漠南，高車莫弗庫若干率騎數萬餘，驅鹿百餘萬詣行所。詔穎爲文，銘于漠南，以記功德。兼散騎常侍，使宋。進爵爲侯。卒，謚曰文恭。子怡襲爵，位荊州刺史，賜爵南陽公。卒。

穎子 侍

子侍，孝文賜名述，位齊州刺史。初改置百官，始重公府元佐，以述爲太傅元丕長史。座于司空長史。謚曰貞。

論

論曰：昭成、道武之時，雲雷方始，至於經邦緯俗，文武兼資。燕鳳博識多聞，首膺禮命。許謙才術俱美，驅馳艱虞。不然，何以成帝業也。崔宏家世雋偉，仍屬權輿，總機任重，守正成務，禮從清廟，固其宜也。浩才藝通博，究覽天文，政事籌策，時莫之二。此其所以自比於子房焉。屬明元爲政之秋，太武經營之日，言聽計從，甯廓區夏，遇既深矣，勤亦茂哉。謀雖蓋世，威未震主，末途邂逅，遂不自全。豈鳥盡弓藏，人惡其上，將器盈必概，陰害貽禍，何斯人而遭斯酷乎？至若張袞才策，不免其戾，彥海貞白，禍非其罪，亦足痛云。洪讓世著循吏，家風良可貴矣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